

## 深读



▲21日晚，  
广渠门桥下，众  
人试图拖出被水  
淹没的汽车。  
(资料片)

# 咫尺间，递不过去那只手

本报记者 张子森

## 1 没有短信的预警

7月21日，毕羽西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周末。窝在家里看电视时，天气预报说北京当日有暴雨，最早是蓝色预警。

实际上从上午9点30分至晚上10点，北京市气象台先后五次发布暴雨预警，级别也逐渐升级为黄色、橙色。

这让她想起了5年前的7月18日，在老家济南经历的那场特大暴雨，沉重的损失和伤亡让她此后对暴雨心有余悸。

她特地翻看了一下手机，并没有收到任何部门发送的暴雨预警短信。这个习惯自7·18大雨，在暴雨后的几年时间里，济南市市政

府或通信公司会在大雨来临前向济南市民发送短信，提醒市民不要雨中涉水。

7月22日，针对能否给

每个市民发一条“暴雨预警”的提醒短信，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曲晓波说，气象部门有短信终端发送渠道，但北京有2000万常住人口，95%以上拥有手机，发送短信的基站却十分有限。曲晓波还举例说明：“联通曾经帮气象部门做过测试，一条短信发出去之后，一秒钟最快能发出去400条，按照这个速度，全市市民都收到短信要很长时间，如果接收到短信的时候灾害天气已经结束了，预警也就没有意义了。”

“7·18暴雨后我们全家都会收到暴雨预警短信，大家都互相告知不要外出。”毕羽西不认可这种说法。

北京联通公司次日对此也做了回应，称全网发送短信没有技术障碍，和市政府已有多次合作。

7月21日开始的特大暴雨，注定将写进北京的历史。它不仅带来了交通拥堵、水淹立交桥等具体表象，37条生命的消失也带给北京人极大的心灵震撼。

暴雨淹城的悲剧近几年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，它们的共同缺点就是基础设施薄弱，缺少豪华下水道等这些“看不见的政绩”。

痛定思痛，这场暴雨提醒的不仅仅是北京：在注重城市华丽外表的同时，更要关注一个城市的内在品质。



已被抽干。  
丰台五里店小区，地下室的水  
张子森 摄



挥拳砸碎玻璃救人的谢宝成。  
张子森 摄

## 2 一个济南人的预感

7月21日中午大约11点45分，北京东八里庄一家电脑公司的马宏禹看了一下手机。“怎么还没有人送来外卖？”他嘟囔着抬起头来，“妈呀！外面天怎么变黑了，大雨正下个不停，我一下子想到了电影《2012》里的场景。”

那场暴雨的阵势让这两个年轻人都感到害怕。不同的是，马宏禹认为很快会结束，而毕羽西则越发联想到了老家济南7·18大雨。“雨量

非常大，看起来没有停的意思。”她判断，这场雨肯定会让整个北京拥堵起来。

毕羽西的预感很正确。但毕羽西同样没有想到，暴雨也造成了市民的死亡。通过微博和电视画面，看到北京诸多路口拥堵的车辆和漂在积水中的车辆，毕羽西感觉这画面太熟悉了。仅仅5年时间，从济南到北京，经历了两次暴雨中的人间惨剧，毕羽西看新闻的时候，忍不住潸然泪下。

## 3 广渠门桥下求救的手

晚上7点左右，在一家菜市场卖鸡肉的李三英收摊和媳妇回家，他们回家的路线正好经过广渠门桥。李三英骑着电动车很快就到了广渠门桥，桥下已经完全被水淹没，中间的护栏都看不到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辆途胜越野车自西向东很快驶入了水里，司机事后被报道叫丁志健。

“车开进去大约20米吧，车速也慢慢降下来了，最开始水淹到保险杠，但越往里淹得越厉害，最后一下子漂起来了，车头也掉了个个，浮着一点点往路中间移动。”李三英回忆，他觉得车

主很需要帮助，环顾四周，只有一辆拖车停在路边。

李三英不敢确定到底是哪个部门的拖车，他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冲司机喊了一声“车里有人”，司机立刻将拖车上的钢丝缆绳放了下来，李三英和另外一个人站在岸边的人拖着钢丝绳往水里走，试图拴住正在下沉的越野车。

但刚走了七八米，缆绳拖不动了。李三英放下缆绳独自往水里走，直到水到了脖子，不会游泳的他不敢贸然前行。“我能看到挡风玻璃，里面的人一直在打电话，他好像也看到我了，挥着另外一只手，想让我救

他。”李三英事后很自责，“如果我会游泳，我也许能帮他一把。”

“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丁志健。”从汽车涉水到沉没，整个过程大约十几分钟。李三英退回岸边想办法时，另外一辆挂河北牌照的雪佛兰轿车从桥左侧路口拐了过来，一下子冲进了辅道的水里。和途胜一样，雪佛兰也很快漂浮了起来。

但幸运的是它离岸比较近，李三英和媳妇以及那名男子一把拉住了车，几个人里应外合将驾驶室车门打开，一位女士失魂落魄地走了出来。

再次将途胜越野车沉

没的情况报警后，李三英带着丢了一只鞋的媳妇绕路回家。他已经无力救助丁志健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拖车司机和报警上。此后，丁志健的家人也赶到现场，称丁志健最后一个电话说自己被困在广渠门桥下，打不通车门。

直到晚上10点左右，电视台开始直播广渠门救人，多名北京居民加入到救援队伍中去，途胜最终被拖了出来，敲碎玻璃后发现了不省人事的丁志健，最终抢救无效死亡。

事后获悉，丁志健是《阿阿熊》编辑部主任，生于1978年，常州新北区罗溪镇人，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。

## 4 地下室里的遇难者

丰台区五里店小区16号楼地下室，当晚的经历堪称惊险。

整个地下室长近30米，从21日傍晚6点开始，雨水大量灌入。002号地下室11岁的女孩媛媛试图推开房门逃生时，发现房门纹丝不动。

003室住着来自山东齐河的姐弟俩——34岁的姐姐王静和20岁的弟弟王长兴，他们在水淹到脚脖子时试图逃生，但两个人都无法推动防盗门。

同小区的谢宝成和王晓正在外面走廊里游着，听到两个房间的呼救声，两人先后试图拉开两个房间的防盗门，“我那时候才知道大自然的力量，水到了我的脖子，根本无法抵抗水压。”

谢宝成让媛媛站在高处，他和王晓跑到外面，找到002室的防盗网，只是细铁丝和铁皮，将铁皮卷起后，谢宝成进了地下室，但这里还有一道木门，同样无法拉开。来不及考虑，谢宝成挥起拳头砸向木门玻璃。媛媛获救。

玻璃破碎的同时，谢宝成的右手也严重割伤。

当他们试图再次救助003室的姐弟俩时，积水几乎淹没了地下室，没有听到里面有呼救声，谢宝成当时有些纠结，以至于23日还在思考自己做得对不对：“那边是两条生命，这边是一个小孩，我只恨自己不能分身。”

王长兴也没有听到外面的呼叫声。他回忆，那会儿积水已经快积满房间，



中国移动通信  
CHINA MOBILE

移动信息专家

# 公告

**尊敬的客户：**

**为了提升我公司业务支撑系统的整体服务能力，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，2012年7月26晚23:00至27日早上6:00，我公司将进行业务系统升级，升级期间业务系统将停止业务受理、业务查询、话费充值、网上营业厅等服务，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。**

**特此公告。**

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

“我和姐姐扒着木门，脸对着天花板，呼吸很困难。”

8点半左右，姐弟俩垂死挣扎，防盗门内外水压达到了平衡，他们居然很轻易地打开了防盗门。“姐，我们深吸一口气，把你推出去。”王长兴这个举动本来是为了救姐姐，却料二人一出防盗门，一阵电流传来，感觉一阵麻木的王长兴找不到姐姐了。

王长兴被电回了屋里。几分钟后，他再次尝试，再次被电，又漂回屋。“姐，姐，姐！”他仰面对着天花板艰难呼吸，不断叫着姐姐，不敢想象姐姐的下落和遭遇。直到接近11点，终于有消防员来到门口，“不要下来，下面有电。”王长兴哭喊着。

卢沟桥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主任李赢23日提供的一份材料证实，从姐弟俩呼救直到王长兴被救出之前，整个16号楼下地下室没有断电。本应能够安全逃离的王静，事后被公安机关证实死于电击。这个在北京打工近二十年，在003号地下室住了近10年，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，带着闯荡北京的梦想挣扎于底层，在梦想化为泡影的同时，她也化为一个冰冷的数字，留给亲人无尽的悲凉。

这种悲伤不仅仅刺激着亡者的亲朋好友，每一个善良的北京市民都会感叹“一场雨怎么就死了这么多人”。令毕羽西感到不解的是，各大城市被淹的剧情屡见不鲜，却似乎从来没有被重视过。